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号: 14020101150535

UDC _____

厦门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亚文化视角下中国大学生的刺青行为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Tattooed Students from the
Subculture Perspective

贾 如

指导教师姓名: 李 明 欢 教授

专 业 名 称: 社 会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 0 1 3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 0 1 3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 0 1 3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3 年 5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中文摘要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刺青在西方社会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 刺青人数不断增多, 刺青者身份日益多元。刺青的符号意义也逐渐由边缘群体的越轨标记转变为时尚、潮流的象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刺青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 刺青的污名化仍然非常严重。在大众的心目当中, 刺青与底层阶级、罪犯、黑帮还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本研究以刺青青年中的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他们进行深度访谈, 了解刺青在污名化背景下, 如何影响刺青者的刺青实践和与周围他人的社会互动。

首先, 刺青者采用一整套合理化框架来建构自己的刺青经历, 应对刺青的污名化印象。在这套解释框架中, 刺青者舍弃了底层刺青的动机、审美和意义, 赋予了刺青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形象和意涵。在刺青者的建构中, 刺青逐渐由边缘化的身体实践转变为个人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互动层面, 刺青者通过合理化策略与父母、朋友和社会一般成员进行互动, 回应传统社会对刺青的质疑。这些策略均表达了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顺从。策略的使用不仅降低了刺青者周围他人对刺青的负面反应, 还再度合理化了刺青者自己的刺青体验。通过对刺青实践的去污名化, 刺青者确保了自己主流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大学生刺青者们一方面希望通过打破社会规范进行自我表达,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走得太远, 完全背离社会主流。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刺青获得在同辈群体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又不接受底层刺青者的污名化形象。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他们不断地将自己的刺青行为合理化, 使之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念, 成为有限的“反抗”、“无害”的实践。

关键词: 刺青; 亚文化; 污名化; 区隔

Abstract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seen a resurgence in the popularity of tattooing. The tattoos are “edging into the mainstream”. More and mo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decide to getting inked. Tattoos are moving from being a symbol of marginal groups to that of the celebrities and stars. In China, tattoo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 popular among the urban youth. However, due to historical and socio-cultural reasons, many people in China still associate tattoos with low-status groups, criminal and gang members. This dissertation focus on the personal tattoo experience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ims to analysis the tattooees’ practices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First of all, tattooees employed a set of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to reconstruct their tattoo experiences through their narratives. They abandoned the old image of tattoos associated with deviant characters and framed the tattoos within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In their narratives, tattooing is transformed from marginal body modification to a form of self-expression. Tattooees also us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their parents, friends and other people as a response to pressure from conventional society.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help tattooees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react from others, but also reconfirm the status of tattooees in the conventiona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e tattooees want to break the norms and get freedom from constraints of convention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on’t want to get that far. They hope to establish the status among the peers but don’t want people treat them like low-class deviant. To deal with this twist position, tattooees use mainstream values to normalize their tattoo experiences. In the end, tattooing becomes a limited resistance and an innocuous practice.

Keywords: Tattoo; Subculture; Stigma; Distinction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11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刺青者的个体实践	15
第一节 刺青的过程	15
第二节 刺青的意义	23
第三节 小结	27
第三章 刺青者的社会互动	30
第一节 社会对青年角色的期待	30
第二节 他者眼中的刺青	31
第三节 刺青者的策略选择	34
第四节 小结	37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3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38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42
附录 访谈提纲	44
参考文献	46
后 记	52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I . Research Background	1
II . Literature Review	3
III.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anings	11
IV. Research Subjects and Method.....	12
Chapter 2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attooing	15
I . The Process of Tattooing	15
II . The Meaning of Tattooing	23
III. Summary.....	27
Chapter 3 The Interaction of Tattooees.	30
I . Society's Expectations for the Youth.....	30
II . Tattoo in the Eyes of the Others	31
III. Th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34
IV. Summary.....	37
Chapter 4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38
I . Research Conclusions.....	38
II . Research Limitations	42
The Outline of Interview.	44
Referances.	46
Acknowledgements.	5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西方现代刺青起源于法属塔西提岛。1769 年，库克船长掌舵英国皇家海军，在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殖民探险活动时最早发现刺青，并使用塔希提语言中的 ta-tu 和 tatu 来对刺青进行描述。刺青通过水手逐渐从太平洋的小岛传至欧洲。从此开始，刺青被赋予了水手生活的印记，它是冒险、旅行、异国风情和自由精神的象征（DeMello, 2000）。

18 世纪末，刺青一度流行与欧洲贵族和美国上层社会，小巧的、易于隐藏的刺青成为当时贵族的流行风尚（Sanders & Vail, 2008）。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 1891 年美国的 Samuel O'Riley 发明出第一台电子刺青机（Atkinson, 2003），刺青成本大大降低，刺青过程大大简化。刺青从上流社会的风尚中退出，流行于下层社会。自世界第一次大战开始，刺青成为军人爱国主义的表达（Kosut, 2006a），在美国军人中普遍流行，造就了刺青的黄金时期。在军人中，水兵与刺青的关系最为紧密。他们继承了刺青的水手传统，穿梭于世界各地到处刺青。那个时期最受欢迎的刺青均带有爱国主义色彩，包括旗帜、雄鹰、军队徽章等。

然而到了 60 年代，随着战争的结束，刺青的受欢迎程度一路减退，许多地方甚至开始禁止刺青活动。也是在这个时期，刺青开始与机车族、帮派成员和罪犯联系在一起（DeMello, 2000），成为边缘化的标志。刺青从爱国主义的象征变成挑衅的形式，表达的是对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质疑。庞克族和同性恋群体也选择大面积、有视觉冲击力的刺青来反抗社会传统中产阶级规范（Pitts, 1999）。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刺青在西方社会中再度流行，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刺青的流行不仅体现在刺青人数的显著增加，更体现为刺青人群的日益多元（Sweetman, 1999）。过去人们普遍将刺青与工人阶级、白人、男性相连，如今这些区隔已经慢慢消解，众多不同社会阶层、年龄段的男女均参与到刺青活动当中。这一趋势被西方学者称为“刺青的复兴”（Velliquette et al., 1998; Atkinson, 2003）。刺青的流行带动了刺青产业的飞速发展，美国靠刺青产业拉动的消费额

每年可达数百亿美元^①。同时，刺青借助传媒和消费主义力量，进入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场域，主流奢侈品牌如 Versace、三宅一生纷纷将刺青视作灵感来源，推出刺青主题的时尚单品。众多的明星如 David Beckham、Johnny Depp、Angelina Jolie 纷纷展露身上的刺青，使刺青多了一层“名人效应”的光环，促进了刺青在全球青年群体中的流行。

刺青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古代文献如《礼记》、《山海经》中，已有关于刺青的文字记载。刺青在中国的最初流行于唐代，当时大城市中已有专门从事刺青业的工匠（马林涛，2002）。但是刺青者多为军人和市井之徒，刺青的影响力只限于社会底层阶级。至宋代，刺青的底层形象也未曾改变。宋代民间有许多关于刺青的传说。最有名的刺青者形象当属《水浒传》中的好汉史进，因为他身上刺有九条青龙，被人们称为“九纹龙”。在汴梁城中，刺青的大都是街市上的小混混。南宋期间也出现军队在士兵腿上刺青的情况，目的是防止士兵出逃（武斌，2002）。无论是梁山好汉、小混混还是军人，刺青在他们身体上展现的不是审美艺术的品味，而是作为有震慑力的奇观，对男性气质进行的强调。

改革开放后，刺青跟随西方、日本、港台的文艺作品进入人们视野。在这些作品中，刺青与底层、黑帮的关联被不断强化。特别是 90 年代，香港黑帮片在内地的风靡，使得“古惑仔”的形象深入人心。古惑仔们的刺青图案面积大，造型夸张，夺人眼球。在古惑仔的世界里，刺青表达的是对帮派的认同，对暴力的崇拜，对哥们义气的强调。刺青不仅是帮派内部的成员标记，也是刺青者帮派身份地位的标识。在帮派中处于不同等级地位的人拥有不同图案的刺青，刺青图案的使用被严格规范。进入 21 世纪，西方主流电视电影中的底层刺青形象也持续地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越狱》作为美国电视剧的经典在中国受到热烈的追捧，电视剧的主角为美国监狱中的囚犯。在角色造型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主角覆盖上半身皮肤的大面积刺青。甚至在近几年的大片《龙纹身的女孩》中，女主角背上的龙纹身也只是用来体现角色边缘化、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符号。在这些影响力广泛的主流影视作品中，刺青边缘化的刻板印象没有随着西方社会中“刺青的文艺复兴”被推翻，反而被不断强化。西方 90 年代后刺青去污名化的新形象没有对中国主流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受到刺青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2011，《第二届 798 纹身艺术节开幕》，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9/13/c_122026421.htm.

污名化历史与影视作品中的刻板印象的同时影响，刺青的偏差形象深入人心，刺青从而长期地游离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

当代中国的刺青主要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却没有经历西方刺青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变迁。西方的刺青经历了“阶级、种族、帝国主义、殖民、亚文化、社会运动、时尚等各种力道的交战换手”（何春蕤，2010），它的符号意义在“交战换手”中被不断推翻和重构。刺青者的形象在部落原始人、水手、贵族、机车党、黑帮成员、罪犯、中产阶级和明星之间变换，在不同阶层里游走。对比西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刺青一直是底层的标志，不曾进入过上层社会，在社会中从未获得合法性。

与刺青的偏差形象形成反差的是近几年刺青在我国青年群体中的流行。不仅拥有刺青的青年越来越多，而且有刺青意向的青年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刘敏，2001）。各种刺青主题的网站、论坛不断涌现，成为刺青爱好者们互相讨论、交流的公共空间。与刺青相关的产业也在中国蓬勃的发展起来。各地的刺青协会、刺青组织不断建立，有影响力的刺青艺术节也开始在中国举办，刺青业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发展。通过各种刺青活动，包括刺青技术展示、刺青大赛、刺青从业人员交流会和刺青主题展览等，刺青被慢慢塑造成新锐艺术的代表，开始走进大众视野。与刺青在我国的流行状况不符的是，我国尚未有对青年刺青实践的深入研究。本研究通过对J市刺青青年中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来研究他们的刺青实践。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主要从亚文化视角入手，对西方经典的亚文化研究进行梳理。之后，聚焦西方亚文化研究中的刺青研究，梳理出西方刺青研究的大致方向和脉络。最后，对台湾地区和大陆已有的刺青研究进行整理。

一、关于亚文化的研究综述

“亚文化”这个概念由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 Gordon（1947）于 1947 年首次明确提出。在 Gordon 的定义里，“亚文化”强调的是地域性的相邻，而非群体关系的认同。随着亚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亚文化概念也不断调整。总的来说，亚文化是对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文化的背离，是指拥有某一特性的群体区别

于其他文化群体的行为特征（黄瑞玲，2007）。本文遵循时间脉络，对西方的亚文化经典研究进行简要介绍。

（一）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

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关注移民和底层青年，从越轨角度对他们的亚文化进行探讨。亚文化研究在美国芝加哥学派中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崩塌，传统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不断减弱。这导致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失业人口不断增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黄瑞玲，2007）等后果。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中，移民、犯罪、种族等社会问题不断凸显。源于对这些城市问题的关注，芝加哥学派开始了对越轨亚文化的一系列经典研究。

芝加哥学派主要从越轨的视角，通过参与性观察的方法对亚文化进行调查和分析，建立了一系列的中层理论对亚文化群体的越轨行为进行解释。科恩（Cohen, 1955）通过对帮派青少年的研究认为，青少年越轨亚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文化，是越轨青少年群体对主流社会的反叛性回应（孟登迎，2012）。帮派的青少年接受了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认同其价值观关于成功的定义。但是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他们无法通过社会认可的正常途径获得成功。这导致挫折感的产生，而他们应对这种挫折感的方式是反抗、越轨甚至犯罪。这种因“手段与目标”不一致而导致越轨行为，在默顿的社会失范论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而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则解释了越轨亚文化被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贝克尔认为，单纯从越轨者个体层面或社会结构层面来分析越轨行为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社会互动关系层面加以研究。越轨者和越轨行为都是被塑造出来的。社会群体通过制造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则被他们贴上越轨的标签。“越轨不是越轨者行为本身的性质，而是对违反规则的惩罚”（霍华德·贝克尔，2011），越轨亚文化是被制造的。

总的来说，芝加哥学派通过对越轨亚文化的关注，将亚文化作为更好地理解、分析越轨行为的手段，拓展了亚文化的研究。

（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研究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区别于芝加哥学派对越轨的关注，伯明翰学派秉承英国重视阶级研究的传统，把阶级、性别和种族放置在

讨论的中心位置。他们认为亚文化是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对占支配地位阶级的文化霸权的抵抗。

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经典研究包括对泰迪族、光头党、足球流氓的研究。他们通过研究为这些被主流文化视为越轨的亚文化正名，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抵抗的方式，是反叛的表达。由于中产阶级和大众文化的挤压，工人阶级的集体观念正在式微，同时工人阶级社区正在消亡，工人阶级文化空间逐渐消失（菲尔·科恩，2011）。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青年用极端符号化的方式来纾解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孟登迎，2012）。在亚文化以奇观著称的风格之下，体现的仍然是青年对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继承（黄晓武，2003）和想象性的复兴。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通过“风格”来完成其颠覆（胡疆锋、陆道夫，2006），亚文化对霸权的抵抗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风格进行间接的表达。对于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主流文化通过“收编”来进行应对。主流社会或者对亚文化符号进行大量生产，在主流文化中普及，或者将其贴上标签，认定为越轨行为。

（三）后亚文化理论

后亚文化理论建立在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批判和反思上。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受到诸多批评，其中包括太强调亚文化的反抗性而至的过于政治化的倾向，忽视女性在亚文化群体中的影响，忽视消费、娱乐和媒体对亚文化的影响，缺乏亚文化的全球本土化研究等。

后亚文化研究自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日益表现出碎片化、短暂性、个人主义等后现代特征，身份日益具有自反性，伯明翰学派中重点关注的阶级地位已经开始失去影响力。

在伯明翰的研究中，亚文化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和风格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后亚文化学者看来，现代社会人们处于“风格超市”（Polhemus, 1997）当中，需要从成千上万种身份中进行挑选和混搭。由此，风格是混杂的，身份认同也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亚文化的参与者显示出“多样性、碎片化和富有个性的身份认同”（Muggleton, 2000），区别于泰迪族、光头党，他们对亚文化群体没有归属感、忠诚度，他们只是在进行一场“风格游戏”（Muggleton, 2000）。而亚文化的抵抗意识也在这场“符号的狂欢”（Tseelon, 1995）中被彻底消解。

面对这种亚文化参与者成员身份日益具有流动性的现实，后亚文化理论更重视个体的亚文化实践意义（马中红，2010），并创造了一批分析框架用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些分析框架包括“部落”、“场景”、“生活方式”等。

二、国外的刺青研究

国外对刺青的研究，分别承接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后亚文化研究的脉络展开，主要从偏差角度、亚文化角度、后亚文化角度和性别研究角度进行分析。

（一）偏差视角下的刺青研究

从偏差角度出发的刺青研究，将刺青看作是偏差行为。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探讨包括刺青在内的身体整形与个人偏差心理和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将刺青与个体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认为刺青者更可能拥有性虐待（Romans et al., 1998）、家庭暴力和犯罪历史（Sarnecki, 2001）。在心理特质和心理疾病方面，Carroll 和 Anderson（2002）通过对 79 名 15-18 岁的刺青女性进行调查，发现刺青者更可能具有愤怒的特质。Raspa 和 Cusack（1990）发现有刺青的病人更容易产生犯罪行为和精神障碍。刺青还与自残和反社会行为显著相关，有刺青的人更有可能用自残行为来伤害自己（Stirn & Hinz, 2008）。与没有刺青的人相比，刺青者更可能进行高风险的行为，包括沉迷药物（Vail, 2010）、吸毒、不安全的性行为 and 自杀（Carroll et al., 2002）。

在社会研究方面，尽管刺青在美国已经广泛流行，刺青者的范围从工人阶级白人男性逐渐扩大，刺青逐渐脱离污名化特征。但是，刺青，特别是高能见度的刺青与犯罪行为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Adams, 2009）。Koch 等人（2010）通过对 1753 位美国大学生进行调查，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认为刺青与偏差行为有着显著的联系，学生通过刺青来保持或增加与主流社会的距离。那些重度刺青者更可能涉及吸毒、犯罪等越轨行为。

很多研究者认为对刺青的研究不应仅局限在其负面影响，还应关注其正面作用。Swami(2011)通过对 82 位英国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刺青与个体焦虑感、自我满意度、自尊、自我独特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刺青对刺青者心理有着积极的影响，刺青显著地降低了刺青者的焦虑感，提高了自我满意度。刺青后人们对自己的外表更有信心，自我独特性得到提高。Tiggemann 和 Golder（2006）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刺青者在个体独特性方面有更好的体验。独特性的提升有力地提高了刺青者的自尊，由此刺青者的自我感进一步增加。

（二）伯明翰亚文化视角下的刺青研究

从伯明翰亚文化角度进行的刺青研究中，研究者们倾向将刺青群体看作是一个封闭的、有内部认同感的群体或社区。

DeMello（2000）认为刺青社区是真实存在的，刺青者们通过刺青行为，组成了真实的群体。通过对刺青行业从业者和刺青者的访谈，DeMello 考察了刺青组织的建立，以及它随着时代进行的变迁。她认为由于刺青从业者和刺青者双方的努力，使得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刺青群体之外。同样对刺青进行仕绅化研究的还有 Halnon 和 Cohen（2006），他们通过对新时代肌肉、机车和刺青的研究认为，这三样原属于工人阶级的符号已经实现了向中产阶级的转变，中产阶级均将其挪用为展示自身品位的符号。这种行为被他们称作中产阶级的入侵，是对底层文化的掠夺，导致的结果是这些符号在工人阶级中的价值不断降低。

Irwin（2003）认为刺青群体并非一个整体，需要对其内部的差异进行关注。刺青群体与其他亚文化群体一样，内部呈现出明显的由核心到边缘的分化。刺青群体最外围由中产阶层的刺青者组成，他们将刺青视为有趣的、时髦的符号（Irwin, 2001）。他们的社会阶级属性影响到了他们对刺青的选择。他们更喜欢小巧的，无害的刺青图样，这也使得他们在刺青群体中的地位最低。先锋刺青者把自己区别于时髦流行圈，他们选择更大的、更极端的刺青。但是由于他们在刺青群体中缺乏资源和长久的兴趣，因而无法取得更高的地位。精英刺青收集者和刺青艺术家在刺青群体中位于中心地位。他们选择的刺青是最好的，最贵的，刺青师傅是业内最有声望的。他们地位的取得不仅与他们身上的刺青有关，还与他们的专业地位有关——他们是刺青潮流的制造者。Sanders（2008）归纳出刺青群体中衡量地位的方法：刺青图案及数量、刺青师的地位、个人和刺青大师的关系、登上刺青杂志的次数等等。

（三）后亚文化视角下的刺青研究

后亚文化角度中，研究者们关注个体的刺青亚文化实践经验。他们认为刺青者不再将自己与具体的亚文化群体联系起来（Pitts, 1998），因而他们从个人而非刺青群体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许多研究者认为刺青和穿刺已经不仅仅是时尚的符号,还体现着更深的心理意义 (Turner, 1999)。刺青不同于其他的时尚装饰品,不是后现代亚文化所说的纯粹的符号 (Sweetman, 1999)。在这点上, Kosut (2006b) 持相反的意见, 她认为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 刺青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刺青逐渐成为商品, 成为“反讽的风潮”。

通过刺青, 个体, 特别是有创伤经历的个体得以进行自我的表达 (Atkinson & Young, 2001)。在刺青过程中, 刺青者对自我进行确认和再创造, 刺青让刺青者们与其他人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刺青帮助了个体进行自我的定位和表达 (Sweetman, 1999; Atkinson & Young, 2001)。

(四) 性别视角下的刺青研究

刺青在历史上被塑造为男性主导的亚文化活动, 刺青者的典型形象是军人、机车党、罪犯等, 刺青也一直是男性气质的表现。

在性别视角下, 有研究者认为, 女性的刺青实践并不是对性别规范的反抗, 通过刺青, 女性建构的还是服从的、脆弱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形象 (Pitts, 1998; Gillespie, 1996)。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女性的刺青实践是她们对男性霸权的反抗, 是对男性视角下女性身体审美的逾越 (Mifflin, 1997)。Atkinson (2002) 通过对女性刺青者进行调查, 发现对她们来说刺青有着不同的意义, 包括对社会的反叛和对自我定义的确认。通过刺青, 女性刺青者表达了对男性霸权某种程度上的反抗 (Connell, 1995)。

三、国内的刺青研究

(一) 台湾地区的刺青研究

延续国外刺青研究的传统, 台湾学者对刺青的研究也主要从偏差视角、亚文化视角和性别视角展开。强调在台湾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 刺青的实践意涵。

台湾的大多数的刺青研究还是从偏差视角出发, 考察刺青和犯罪行为的关系。黄秉辉 (2002) 通过对台湾青少年犯进行的定量研究, 发现他们中有 47.4% 拥有刺青。在这些刺青者中, 罪名暴力成分越大、罪刑越重、前科次数越多, 拥有刺青的比例也就越高。暴力犯罪者比非暴力犯罪者更容易因为无聊、帮派认同而刺青。教育程度、前科次数、家庭经济地位、家人刺青情况、好友刺青情况与

追求刺激六个因素显著地影响了青少年犯的刺青行为。在杜仁德（2004）的研究中，刺青青少年被看作是问题青少年。研究认为他们有着教育程度不高、家庭关系不良、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学习成绩不良等问题。最后提出应通过家庭、学校等多重手段，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帮助刺青青少年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亚文化角度上，蔡幸秀（2006）对青少年的亚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她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刺青场域中的群体认同和刺青的图腾意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研究认为在自我认同层面刺青为青少年创造了自信，提供了角色扮演的方法，强化了青少年对自我的认同感；在群体认同层面，通过在刺青店和网站上的互动，刺青群体的人际关系得到强化，促进了群体认同的产生；在刺青的图腾意义层面，刺青亚文化通过“拼贴”的方式，将刺青从单纯的时尚风潮转变为审美艺术，超越了刺青原本的图腾涵义和想象。

台湾学者从性别角度对刺青进行探讨的文献主要有一篇，莊妮娜（2007）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分别对6名女性刺青者和6名男性刺青者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多数女性刺青者仍然遵从性别规范对女性气质的要求，选择符合这套规范的刺青，例如选择小、女性化的图案，且刺在强调女性身体曲线的部位。从女性刺青者的做法中，无法觉察女性对既有性别规则的反抗和颠覆。但是，女性的刺青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对性别界限的跨越，展现出了女性刺青者的能动性。

除了以上对刺青者的研究外，何春蕤（2010）从刺青产业角度，以刺青行业从业人员为访谈对象，研究刺青在台湾社会性别与阶级上的位移。作者认为作为当代性别主体在身体实践上的特殊发展，刺青的“女性化”趋势不仅体现在刺青选择的多样化上，还体现在大众媒体刺青叙事的温情化上。这个趋势使得刺青被大众接受，逐渐摆脱传统的性别、阶级定位。甚至那些图样繁复，凸显男性气质、抗拒女性温情的刺青，也在审美化的刺青叙事中被赋予了高度的艺术性，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刺青阶级上移的动力在于刺青行业从业人员有意识地转化刺青的专业形象。从业人员通过积极联合，建立专业规范，打造媒体形象等方式，促成一个边缘的、被污名化的行业阶层属性的提升。

（二）大陆的刺青研究

相对于国外和台湾地区，大陆的刺青研究不仅起步晚、数量少，并且缺乏实证调查的支持，仍然停留在对刺青现象的梳理上。刘敏（2001）对刺青在国内的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